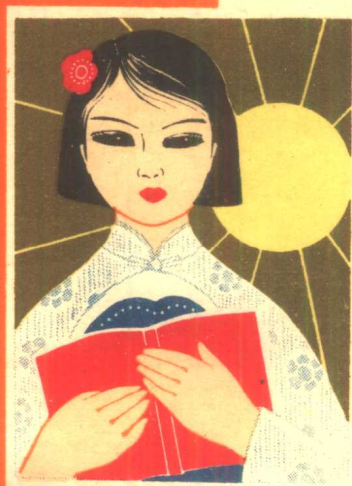




必要的一课



必要的一课

第四集



浙江日报编辑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63年·杭州

必要的課

第四集

浙江日报编辑部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浙江日报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9/16 插页7 字数78,000

1963年12月 第一版

1964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70,001—190,000

统一书号：T3103·371

定 价：(4)三角三分

写在前面

这一集，都是回忆对比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事业等各个方面，他们为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的阶级教育教材。

回忆对比，是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自我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也是我党我军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群众路线教育方法之一。实践证明，回忆对比这种方法，只要运用得好，它不仅有助于人们增加阶级斗争的知识，激发人们的阶级感情，而且直接有助于人们世界观的改造。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和别人的回忆对比，从大量的事实中，逐步认识到必须坚决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必须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破资本主义思想之影响，立社会主义之思想；必须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全心全意为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浙江日报》上的《必要的一课》专栏自去年11月15日开辟以来，一年中收到并发表了许多有丰富思想内

容的、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的回忆对比材料，在激发人们的阶级觉悟方面，在促进人们世界观的改造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集，就是从这许多材料中选辑而成的。

編 者

1963年11月25日

统一书号: T3103·371

定 价: (4)三角三分

目 录

血海怒潮	金蔭桥等 (1)
血泪斑斑大半生	“杭电”厂史编写组 (38)
旧恨重提“六老虎”	阮庆祥 张祖桐 洪春台 (52)
长工苦	徐德兴 (60)
“多余”姑娘多幸福	夏多月 (68)
柜台生活五十年	樊一辉 (76)
党为科学家开辟了新天地	李非白 (82)
想起了	赵延年 (92)
苹果和枣子、火腿	錢清荣 (94)
我亲身经历的悲剧	黄湘娟 (100)
旧社会妇女的一张控诉状	张漾兮 (110)
什么是当铺?	贾建虹 (112)
他们为什么“失踪”?	杨纳维 (121)
米行街上	章承德 楼培浩 (123)
并不陌生	赵延年 (133)
从邮票看两个社会	董 迪 (135)
时代的纪录	赵延年 (140)

血 海 怒 潮

——“杭棉”厂史片断

（根据杭州第一棉紡織印染厂
老工人座谈会记录整理）

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项严重任务。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部队，都有自己的斗争历史。这些历史是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的教材。近几年来，许多工厂编了不少工厂史，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不仅工厂可以编自己的工厂史，而且乡村、学校、部队、机关等等也可以编自己的村史、校史、部队史……用来教育年青的一代。要一代一代的编下去，一代一代教下去。老工人、老农民应该把自己身受的阶级

压迫和阶级剥削告诉给青年一代，老党员、老干部和老战士，应该把自己经历的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告诉给青年一代。“温故而知新”，对照了旧社会的痛苦，才能知道新社会的幸福，对照了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才能知道保卫革命果实的重要。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革命前辈，都要用革命传统来教育下一代，形成一种人人都关心下一代的思想成长的社会风气，从而使我们的革命传统万代流传。

——摘自人民日报社论：《一代一代地
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

我们这个厂从开办到现在，有七十四年了。它的前身是通益公(1889—1913)、鼎新(1914—1928)、三友实业社杭厂(1929—1942)和杭州第一纱厂(1943—1949)。一提起在旧社会里吃的苦，我们这些老工人就火上心头，恨死那些喝人血的资本家，恨死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些日子，我们厂里召开老工人座谈会，搞厂史教育展览馆，叫我们这些六十开外的人仔仔细细地讲讲：那些喝人血的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和压迫我们工人的？工人兄弟姐妹又是怎样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这些事情，我们已经讲过好几回了，今朝再讲一讲，请几位同志把它记下来，就当作我们厂的阶级斗争史的一段，给解放

后才进厂的青年工人和其他青年看看吧！

我们先说说那时候的一般情况，然后再一段段地说说抄身制，童工，女工和“小人监”等的一些情形。

旧社会的工厂是啥样子？

天下乌鸦一般黑，纱厂老板跟别的工厂老板一样，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吸血鬼。他们日日夜夜都在想，怎样剥削、压榨我们工人，好叫他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我们许多进纱厂做工的兄弟姐妹，原先都是吃尽了剥削苦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有的是亲人被国民党、地主、日本佬、封建把头、地痞流氓杀害，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的是被卖掉做童养媳，做了头，做娘姨，做尼姑的。我们再也活不下去了，只好设法进纱厂混口饭吃。想不到进厂以后，却是苦上加苦！当时，有人编了这样一首歌：

踏进工厂门，
自由被剥尽。
老板心肠狠，
待我们象犯人；
黑心工头“拿摩温”，
凶暴又残忍。
做工稍不慎，
打骂侮辱扣工资，

还要赶出门！

青年们要是觉得这首歌里说的事还不够具体的话，就請先听听关于女工王彩花的事吧！

王彩花的祖祖辈辈给地主做长工，家里一年到头没米下锅。彩花五岁的时候就做了童养媳，天天受打骂，苦头实在吃不消，就逃回家来。她妈怕闯祸，又送她回去。第二次，她又逃了出来，这次不敢再回家了，就在外面讨饭。可是过不多久，又被抓了回去。还只七岁的王彩花，就以十元的身价被卖进了尼姑庵！那时，她连锄头也拿不动，庵里的恶“师太”日里叫她种地，夜里叫她念经，天天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稍不称心如意，就打她，骂她，还不给她饭吃。她在那里过着跟人间地狱一样的生活。王彩花到了十二岁辰光，听说纱厂要招人，就苦苦哀求“师太”让她去做厂，讲好条件——赚来的工钱全部交给“师太”。恶“师太”想把王彩花当摇钱树，这才“大发慈悲”，拿出两斗糯米，送给纱厂的工头，請他介绍彩花进厂。工头不答应。又送去了两瓶“愈风烧”、一只金华火腿，工头这才答应做“介绍人”。彩花进了厂，只学了一个星期，就被叫去管半条“弄堂”；管不牢，就挨打。一天工钱只有一升米，恶“师太”又天天来逼债，弄得彩花常常饿肚皮……

在旧社会里，我们工人被叫做“纱厂鬼儿”，挨打、受骂简直成了“家常便饭”。资本家为了进一步盘剥工人，

订了许多罚规。鼎新纱厂时期，厂里规定：工人“折断一只木锭罚二角”，“打碎一块玻璃罚四角”；此外，“在厕所内吸烟罚一元”。更加气人的是，我们工人说句笑话，也要“罚洋五角”。而当时的每日工资只有六分到一角六！资本家的走狗——领班、督工、监工、巡查、指导员、“拿摩温”等等工头，也一起参加了剥削和压榨。他们逢年过节，或者借用红白喜事、阴寿阳寿等名义，敲诈勒索，大打秋风，硬要缺衣少食的工人向他们“赠送”厚礼。送得少的，就调你去做难做的生活；不送的，不出三日，就会无中生有地找个借口把你赶出车间。八月中秋，我们工人家里米汤照得见瘦脸，“拿摩温”家里月饼却吃不完，便在门口设个小摊做买卖。要说这种剥削有多重，就看一个例子吧：有名的恶工头孟阿巧，用这种年节的“礼物”作本钱，竟在拱宸桥开起了一月棉布店！

为了多剥削，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拉长工作时间。从通益公纱厂到杭一纱厂这五十多年中，我们工人的劳动时间一直长到十二到十六个钟头。吃饭也不停车，工人只好站在车头边接几个纱头，划一口饭；有时纱头断得多了，等接齐，饭上早已盖满一层齁齁的飞花……真是不吃肚皮饭，吃吃泪成河啊！

资本家的心在铜钹眼里翻跟斗，那辰光的车间，劳动条件坏到了极点！夏天车间里热得象蒸笼，工人常常

晕过去。冬天，狡猾的资本家一面发给每个工人一个红萝卜，说是“预防伤风”，一面暗地里却增加车速，累得工人喘不过气来……我们东纺车间细纱揩车工厉金宝，就吃尽了这种种苦头！

厉金宝，今年六十七岁。他九岁就进“通益公”，学徒当了四年，每天做十二个钟头以上，劳动强度又大，还常常被资本家、工头打得头破血流。这样做死做活，每天工资只有八分钱。十四岁到十八岁，他做杂工，每天工资两角。十九岁到五十三岁（抗日战争时期逃难不做），每天工资也只有三角六分。就是六谷糊、薄粥，还是吃一顿没一顿，下雪天还穿着一条破单裤，家里生活十分惨苦。

“一家豪富千家穷”。资产阶级就是吮吸我们工人的骨髓发家的！我们有不少阶级兄弟姐妹就是这样被榨干了血，送了命！这种阶级仇恨，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纏在工人身上的“毒蛇”——抄身制

从1897年通益公纱厂开工的那天起，“抄身制”就象毒蛇一样，紧紧地纏在我们工人身上。资本家豢养了一批抄身婆和抄身汉（大部分是资本家的亲戚），在厂门口安上抄身栏，栏的旁边放着一只木笼。男女工人每天下班走出厂门口的时候，一个个都要被浑身搜查；如果被认为违犯“厂规”，就被关进木笼。真是不把工人

当人看待啊!

在日本鬼子侵占杭州的时期，我们厂曾经一度被改为“日商裕丰纱厂杭厂”。细纱车间有个女工阿八嫂，下雪天没有棉鞋穿，两只脚生满了冻疮。她在地上拣了些



抄身

赵延年 插图

烂棉絮包在脚上，再用些棉纱头和布条条儿捆上。想不到被抄身婆搜出来以后，她竟遭了大难。那是风雪满天的腊月天，日本鬼子却把她的衣服剥光，吊在厂门口的一棵桂树上。每一个日本鬼子经过这里，都要打她一顿。更恶毒的是，有一个鬼子，竟用火红的铁棍野蛮地捅她的下身。流下来的血，把地上的雪都染红了。阿八嫂被折磨得晕死了过去。工人兄弟姐妹们看了，个个都眼泪直流。幸亏有个胆大的工友，在半夜里乘鬼子换岗的空档，偷偷把她救了回来，送到医院里急救，才算从虎口拾回了这条命。

这种无缘无故迫害工人的事情，差不多天天都可以看到。藤条、木棒等等刑具，一年到头挂在大门口，或者捏在抄身婆和抄身汉的手里。工人出入厂门，看到这番阴森森的景象，都气得咬牙切齿。要是有人一不当心，把火柴或者纸烟放在衣袋里，到门口被搜出来，就会先挨一顿藤条，然后，一根火柴罚洋五角，一支烟罚洋一元。特别是童工（还都是些不大懂事的孩子啊！），她们买不起花衣袋，干活反光就把一些接头用的棉纱塞进袖管或衣袋里。干上一天的活，累得小腿和胳膊都不会动弹了，哪里还会把一些事情想得那么周到呢！下班忘了把棉纱拿出来，叫抄身婆搜到了，不是挨打受骂，就是脸上被涂上柏油，带到各个车间去“示众”。资本家还说这是“从宽发落”呢！

1931年间，细纱间挡车工王阿毛收了个小徒弟叫李三福，是个老实勤奋的好孩子。可是在那种残酷恐怖的环境里，他成天提心吊胆，吓得手脚好象都没地方放。有时出去，也非叫阿毛师傅陪着他不可。有一天傍晚，放工了，眼看着狂风暴雨就要到来。可是，抄身婆却慢慢吞吞、一个一个地搜。一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搜完。这时，我们都心急得发慌。等搜到三福的辰光，只听得霹雳一声，雨象盆泼一样地倒了下来。本来，三福走到大门口就心惊肉跳，再加上震耳的雷声和抄身婆的那副凶相，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神经一下子错乱了！从此，他每天都在咒骂抄身婆。不久，他就被资本家开除了。

在抄身婆和抄身汉当中，要算一个姓孙的资本家的小姨子——殷大麻婆最凶！这家伙满脸麻点，一口金牙齿，眉毛倒竖，活象个母夜叉。1931年年底的一天，下午六点钟放工了。做了十几个钟头生活的工人们，摇摇晃晃地从车间里出来，在抄身栏前排成了一字长蛇阵。大家又累又饿，有的家里还有等着喂奶的伢儿呢。可是抄身婆和抄身汉还是死样怪气，慢吞吞地抄着，好长时间才肯放过一个。挡车工爱宝这天刚来月经，已经做了十几个钟头工，累得腰痠背痛，面色惨白。当班抄身的偏偏是那个殷大麻婆，她一把拉住爱宝，粗野地从胸部摸到下身，突然后退一步，恶狠狠地问：“下身藏着什么？”

爱宝哀求说：“是身上不干净……”

殷大麻婆眉毛一竖，说：“拿出来看看！”

这不是存心当众侮辱一个姑娘么！我们早已忍不住气了，便拥上去跟抄身婆评理。

殷大麻婆一面打着官腔，一面仍然拉住爱宝。爱宝气得差点晕过去；停了好久，她才忍住气，一下子把月经带抽出，把它擎在殷大麻婆面前：

“殷大麻婆！你不要杀人不见血！你看！你看！这是什么——是血布？还是纱？你说！你说！”

谁晓得，殷大麻婆竟耍起无赖来了。她含血喷人，说爱宝“侮辱”她，就“拍”地打了爱宝一个耳光！

我们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就一下子冲了上去，把殷大麻婆痛打了一顿。这个母夜叉吓得鞋子落脱都来不及拾，夹着尾巴逃走了。

“兄弟姐妹们，老板叫抄身婆这样侮辱我们女工，怎么办？”

“找老板算账去！”

我们一个个捏紧拳头，奔了出去；爱宝也拿着殷大麻婆的鞋子，去找资本家说理。资本家不敢露面，就叫狗腿子把爱宝她们推出门去。

当天夜里，我们便分头把爱宝姑娘受侮辱的事情，告诉那些不明底细的兄弟姐妹，他们听了也都非常气愤。于是，我们决定罢工，团结起来向资本家斗争。